

程之范教授与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

甄 橙

【摘要】 程之范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医史学家,自 1950 年毕业留校至 2002 年退休,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中医科工作外,从未离开过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教研室。程之范教授倾心教学,努力探索在中国进行医学史教学的主旨和方法,积极编写医学史教材,拓展医学史研究生教育,大力培养医学史师资力量,在国内外交流中不忘介绍和推动我国的医学史研究。程之范教授在北京医科大学工作半个多世纪,为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的壮大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关键词】 程之范; 北京医科大学; 医史教研室

Professor CHENG Zhi - fan and PUMHS Department of Medical History ZHEN Cheng.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Zhifan Cheng is a notable expert on medic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Since 1950 when he 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Prof. Cheng was work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Medical History until he retired in 2002.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was sent to the TCM Department of Bei Da Hospital (Now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Professor Cheng devoted himself to teaching medical history, exploring the aim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in China, writing and editing textbooks, developing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raining teachers and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f medical history in academic communications. Prof. Cheng, working for over a half century in the department, had made every eff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office.

【Key words】 Zhifan CHENG; Pek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Department of Medical History

北京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北医”)医史教研室^①,成立于 1946 年底,是由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文部讲授过医学史课程的李涛先生来北医后组建的。1948 年初,程之范(图 1)从当时的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前夕,来到医史教研室做实习生。1950 年毕业后(图 2),遂留在医史教研室任助教。1955 年任讲师,开始承担教学工作。1956 年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成立,李涛先生调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任主任。从那时起直到 2002 年 9 月,北医医史教研室由程之范全权负责。1993 年我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来到北医医史教研室工作,成为程之范教授门下的小助教,直到 2002 年底程之范教授光荣退休,我与程之范教授一起工作了近 10 年。10 年的时间在人生中虽然不算长,但这 10 年留给我的却是很多美好的回忆和感动。程之范教授与北医医史教研室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视医史教研室为第 2 个家,在他眼中,家与教研室没有区别,教研室的事情比家事还重要。今年是程之范教授 90 华诞,北医教研室成立 65 周年,特撰此文,既是对北医医史教研室成立 65 周年的祝贺,也是对程之范教授辛勤工作

近 60 年的诚挚谢意。



图 1 耄耋之年的程之范仍在工作

① 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是 1912 年创建的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23 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1927 年更名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医科”,1928 年更名为“北平大学医学院”,1938 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1946 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院”,1952 年更名为“北京医学院”,1985 年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2000 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史教研室最初称“医史学科”,新中国成立后曾改称“医史教研组”。



图2 北医 1950 级学生合影(1948 年 10 月摄于北大医院住院部, 后排右 5 为程之范, 左 5 为王忠诚)

1. 难忘的工作经历

时至今日,程之范教授还经常谈到他过去的一些经历。1946 年,正当程之范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的学习将要进入临床实习的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给他们做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是“伟大的医学家巴斯德”,这是程之范第一次听到有关医学史内容的报告。

程之范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华医学会,并以会员身份参加了 1950 年 8 月在北京原中法大学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第 1 次全国医学大会,亲耳聆听到当时的有关领导李济深、茅盾、傅连璋等人的报告。此后,他又多次主持中华医学史学会的活动,并曾担任《中华医史杂志》总编辑,因有关详情曾有多篇文章在《中华医史杂志》介绍过,此处不再赘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尚未成立,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李涛、程之范就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竺可桢教授组织的“科学史小组会”。该小组每 2 个月召开 1 次组会,讨论有关科学史的问题,直到后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科学史小组会的活动才停止。1952 年程之范有机会到中南海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总理亲自给大学教师做的“思想改造动员报告”。报告时间长达 3 个多小时,因为当时周总理的身体不太好,所以讲话中间,总理休息了片刻,就在报告席上吃了两块点心,然后继续做报告(2011 年 7 月 1 日程之范访谈——接受周总理接见)。周总理的报告语重心长,使年轻的程之范终身难忘。

1956 年程之范还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持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第 1 次学术讨论会”,并在大会做了“梅毒病历史”的报告。会议期间,与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就中医政策问题进行了交流咨询。李德全部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议,一周的会议时间里,她每天都按时参加

会议。会后,再次有机会到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非常荣幸地坐到周总理的对面。如此近距离地听周总理讲话,使程之范记忆犹新,周总理的讲话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直到现在每当提起这件事情,他都会回想起周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他一生再没有见过第 2 人有这样的目光。

20 世纪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全国各行各业都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政治斗争的火药味充斥全国大江南北。在这场动乱浩劫中,许多学者和教授都身不由己地受到株连和迫害,他们或被批斗,或被下放到“劳动干校”改造,程之范教授成为当时北医唯一没有被下放的教师,而且在这近 10 年动乱当中,他还有幸到北大医院中医科,跟随老中医崔绍缙先生学习中医,后来坚持出中医门诊。在许多长者的经历中,此时学术被荒废了,然而程之范教授却充分利用这几年,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医学,而且还与中医科医生共同编写了中医学教材^[1]。这段经历为他后来从事医学史教学和中西医学比较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然成长在西医院校,但是程之范教授却用自身的经历理解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真谛。程之范教授也非常珍惜他在北大医院中医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遇到身体不适的时候,他就自己用中药调理,还经常给亲友开中药(2006 年 9 月 1 日程之范访谈——学习中医趣闻)。

改革开放后,程之范有幸参加了 1978 年 3 月 18 日由中央组织的全国科学大会。会议由时任主席的华国锋主持,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报告。

2. 丰富的教学活动

2.1 本科生教学

身为医史教研室的主任和教授,程之范教授一直把教学工作看得非常重要,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的教师,他更是从严要

求,手把手亲自教。首先他要求我要跟随他听课。20 世纪 90 年代时,程之范教授已经 70 多岁,当时在北医已经鲜有 70 岁的老教授还活跃在本科生的课堂上,因为医史学科的特殊性,在中国的高等医学院校很少有医史学科的建制,而像北医这样,不但建立了独立的医史学科,而且还坚持把医史课程作为必修课程开设,这在中国的高等西医院校是首屈一指的,这个成绩确实离不开程之范教授的坚持和努力。

虽然目前的高等中医院校都开设了医学史课程,但是仅有为数不多的西医院校开设了医学史课程,而且大多数西医院校将医学史课程列为选修课,可见医学史课程在西医院校中的境遇。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程之范教授认识到医学史是一门学科,使学生了解医学的发展规律。医学史虽然是讲过去的事,但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并预见将来的医学发展方向^[2]。医学史是一门重要的医学理论课,作为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医学生,不能只学技术,所以程之范教授认为医学史课程最好安排在医学基础课程结束之后学习。

不仅如此,程之范教授也很注意完善医学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丰富的阅历和学识,使他的课堂常常充满笑声。每次下课来自学生的掌声,是对程之范教授授课效果的最好评价。程之范教授的授课形式非常独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用大字报来讲课”。所谓“大字报”,就是把讲课提纲写在 1 米见方的白纸上,上课时想办法将其悬挂在黑板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电脑在中国还不普及,多媒体授课方式罕见,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就是上课时给学生放幻灯片,或者是提前与电教中心联系,能够给学生放一盘与教学有关的录像带已经显得很先进了。大字报上的文字寥寥数语,但概括全面,加之程之范教授语言幽默诙谐,所以学生们上课很轻松,不用记很多文字笔记,却可以把上课的内容牢记。或许这就是老教授的风范吧。

程之范 195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后留校任教,一直从事医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几乎所有解放后在北医学习过的本科学生都听过他的课,医史课学时少,又非重点学科,20 世纪 60 年代初“困难时期”一度还改为非必修课,但由于程之范教授认真备课,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使医史课在每一届毕业生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杨大伟. 献身医学史教学事业的程之范教授. 北大桃李奖获奖者教学事迹介绍. 1992: 8-10)。由于程之范教授教学贡献突出,1992 年 9 月被授予“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这是北医为表彰优秀教师的教学业绩而设立的最高成就奖。

在程之范教授的带领下,北医医史教研室始终把医学史作为培养医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手段来看待,因此使医学史的教学和科研紧紧围绕这一核心,

程之范积极带领年轻老师撰文《医学史与医学院校的素质教育》^[3]、《加强医学史教育、宣传辩证唯物主义》^[4],强调医学史教育的重要性,使在片面强调医学技术的年代里,坚持了医学史的重要使命,使其成为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研究生教学

在程之范教授的努力下,20 世纪 80 年代北医医史教研室获得批准,成为医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点。此后,北医医史教研室不仅要承担本科生的医学史教学任务,同时肩负着培养高水平医学史学人才的任务。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程之范教授又积极奔走于北医医学史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建设。

对于医学史这样的边缘学科,能够申请到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都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申请博士学位授予点的时候,程之范教授凭借多年的学术功底,深得吴阶平等老一辈医学家的尊重,在他们的力挺之下,北医医史教研室成为当时全国西医院校中唯一的医学史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当时各校博士点还非常少)。程之范教授对博士生选拔非常严格,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所以至他 81 岁退休,只精挑细选培养了 2 位博士生(图 3)。



图 3 程之范教授与 2 位博士生合影
(从左至右依次为:甄橙、程之范、张大庆)

程之范教授非常关注中西医问题,他认为在研究中西医问题上应该坚持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承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的;其二,目前的医学,无论是西医学还是中医学,相对于其他自然科学来说还是比较幼稚的,由此注定中西医比较研究的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此,程之范教授专门撰文^[5],倡议关注中西医学史比较研究,并将其作为北医医史教研室的研究方向之一。所以,他的第 1 位博士研究生张大庆于 1993 年入学,研究题目为“中西医学伦理学史比较研究”,第 2 位博士研究生甄橙于 1998 年入学,研究题目是“18 世纪中西医学

比较研究”。两位博士生均沿循了程之范教授晚年开创的中西比较医学史的研究方向,而且卓有成就,张大庆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史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公共教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甄橙教授获得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其博士论文获得北京市社科理论基金出版资助,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 2011 年被评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程之范教授对研究生的教育既严格又宽松。硕士研究生尹银亮入学后,发现自己对医学史学科并不是很适应,尤其不适于讲课,反而很喜欢医学科学的实验研究。程之范教授没有强迫尹银亮坚持做医学史研究,而是在指导他完成硕士论文的同时,帮助他到北医相关学科进行学习,尹银亮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顺利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3 年博士阶段学习结束后,先后到瑞典和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后应聘到香港科技大学。程之范教授对学生的因势利导使学生们深感受益无穷。

2.3 非学位教育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程之范教授连续 3 年受卫生部委托,每年都到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与复旦大学合并,更名为“复旦大学医学院”),在卫生部主办的全国卫生系统司局长进修班上讲授医学史课程,受到司局长的欢迎。许多同志表示了解医学史知识以后,为他们以后开展卫生管理工作打下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基础(2006 年 9 月 1 日程之范访谈——卫生部司局长进修班)。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主席指出了王斌、贺诚对中医的错误路线,指出“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毛泽东主席提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之下,中国传统医学获得了很大发展,大批中医书籍得到出版,一批中医高等院校也随之建立起来,大型中医院陆续建立,中医大夫也逐渐走进了西医医院。中医院校比较重视医学史教学,但通常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医学史的教学内容。1955 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2005 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加强了中医理论的相关研究,1956 年,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宣告成立(1982 年正式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1956 年受卫生部委托,程之范与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合作,联合举办全国医学院校医史学习班,培养了大批医学史教学人才。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姒元翼教授、南京医科大学张慰丰教授、第四军医大学龚纯教授等,都是这个学习班培养的学员(2006 年 9 月 5 日程之范访谈——全国医学院校医史学习班)。

20 世纪 60 年代,程之范教授还到朝鲜自治州为少数民族地区讲解中西医学史。

3. 务实地编写教材

医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于第 1 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20 世纪以后逐渐完成了其体制化的学科建设过程,但是在中国,它还属于一个身处边缘的小学科,20 世纪 30 年代才开始有中国学者从事医学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医学院校鲜有医学史教学机构,当时只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开设过医学史课程。从医学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来说,都很欠缺。程之范教授逐渐积累素材和经验,力图编写出适合中国医学生的医学史教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友好,中国的一切建设,包括教育都效仿苏联,医学史教学也是一样。于是程之范教授组织人员,翻译了苏联医学史学家彼得罗夫的《医学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 1957 年出版。

后来,从编写内部印刷的《世界医学史讲义》(绿皮小册子)开始,在 1990 年编写出第 1 本适合我国医学史教学使用的教材《简明医学史》^[6]。这本教材虽然篇幅不大,但重点突出,详略得当,非常适合课业任务繁重的医学院学生使用,1991 年第 2 次印刷。曾经出现学生虽已毕业,却仍然回到学校要求购买此书的现象。虽然价格便宜是一个原因,但书中内容的吸引力也是学生主动要求购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适应 20 世纪的时代需求,程之范教授决定扩充医学史教材。他根据 50 余年的教学经验,决定采取世界医学史、中国医学史、近百年医学史分别编排的方式,并精心挑选医学史插图,编写了近 36 万字的《中外医学史》^[7],广受学生的欢迎和好评。2000 年《中外医学史》由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第 2 次印刷。为了提携后学,在这版教材中,程之范任主编,让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张大庆、甄橙做副主编,鼓励教研室教师花更多精力投入教学工作中。程之范教授淡泊名利,只要是对教研室发展有利的事情,他都会积极争取,并主动为年轻人着想,帮助他们规划好专业方向。

4. 真诚地培养师资

作为教研室主任,程之范教授深知教研室是一个集体,要想让集体有凝聚力和感染力,必须把大家团结起来,而对于医史教研室来说,首要任务是培养后备力量。他常常告诫年轻教师,医学史学科要生存,教师必须把课程讲好,因为医学史课程的性质,与解剖课、生理课、生化课等课程不一样,更与临床技术课不同,对于医学史这样的医学人文课程必须依赖教师的诱惑力来吸引学生,使其知道医学史的重要性。因此医学史的教师任务更艰巨,必须练就过硬的教学基本功。教育年轻教师一定要热爱医学史事

业,并且专门撰文,加强人们对医学史的重要性的理解^[8]。

程之范教授不仅对本教研室的老师这样要求,对外来进修的老师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许多高等院校的年轻医学史教师通过在北京医史教研室的进修学习,学到了北医的医学史教学风格,回到各自的学校后积极开展了医学史教学。

5. 严谨地开展科研

由于我国世界医学史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程之范教授一方面亲临教学第一线,一方面积极向中国学者介绍西方的医学史著作,并对经典的医学史著作做点评,以帮助中国学者在工作中有目的地选择阅读。在这样的艰巨工作中,虽然付出很多劳动,但补充了医学史教学需要的素材,使很多医学史的中文译著能够在中国面世,同时也带动了中国的医学史研究工作。在大量翻译工作的基础上,自主性的医学史研究逐渐开展起来。

20 世纪 50 年代,程之范还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受到冯友兰先生的夸赞,称程之范是冯友兰课堂里唯一学过医学的学生。程之范自觉地把哲学与医学史研究结合起来,首先提出医学史研究要分为 3 个层次:低层,历史事实的解释、描述;中层,将事实联系、分析、归纳;高层,用哲学分析史学^[9]。这一认识使我国当代的医学史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为了增加北医医史教研室的影响力和凝聚力,1989 年程之范教授在医学史教研室的基础上,聘请相关临床单位的医学专家参与,成立了“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学研究中心”(简称“医史中心”),程之范教授担任研究中心主任。此中心的成立,不仅是中国高等西医院校中第一个专门的医学史研究机构,更重要的任务是通过搭建这样的研究平台,推进中国的世界医学史研究步伐。医史中心成立以后,以医史中心为依托,程之范教授主持了多个大型的研究项目。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医学史》的编写工作,他不仅把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教师纳入到他主持的工作中,而且发动医史中心的力量,动员医史中心的专家共同参与,集体开会讨论,给大家做了合理的分工,1993 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顺利出版。1998 年参加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基础医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书成为医学史专业的重要工具书。《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的编撰工作是由程之范教授主持的另一个庞大工程。程之范教授带领北医医史教研室的老师,联合医史中心的有关专家,倾力投入此项工作中。结合每个人的专业背景和特长,尤其为教研室的老师宋之琪、覃卓明、张大庆、甄橙各自分配了任务,让大家把此项科研任务作为集体工作来完成,定期督促检

查,2000 年此书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通史性著作。

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后,2001 年 12 月 15 日,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学研究中心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史学研究中心”,程之范教授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共同担任中心名誉主任。以坚实的医学史教学为基础,严谨的医学史科研为动力,二者双向促进,推动了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6. 积极地扩大交流

程之范教授积极地推广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教学经验。参加学会活动是扩大交流和影响的良好渠道,而面对医史学科获得科研经费比较困难的情况,程之范教授总是竭尽全力争取经费,带领教研室教师参加医学史的学术年会。如 1990 年参加中华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医学史教学研究会第 2 届学术交流会,会后根据发言撰写论文《我校是怎样讲授医学史课程的》,1992 年春,在武汉召开的第 2 届高等医药院校医学史教学研讨会上,程之范教授做大会报告,介绍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教学的经验。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是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家,对中国医学史颇有研究。多次访问中国。1957 年李约瑟博士再次来到中国,希望拜访李涛先生,因为李涛先生当时已患中风,所以由程之范接待,并与其探讨了医学史问题。当得知程之范正在进行有关盖仑(Galen,公元 2 世纪人,古罗马著名医学家)的研究时,李约瑟博士非常高兴,两人还探讨了盖仑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因为当时研究西方医学史的中国学者非常少^[10]。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的交流比较有限。1979 年,加拿大医史学家贝斯(D. G. Bates)曾经来北医访问,程之范教授负责接待。来访前一天,程之范教授专程到贝斯教授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贝斯教授原本想到北医做一些医学史报告,准备的演讲题目是一些医学史常识,如血液循环是怎样发现的,血压计是怎样发明的,听诊器是怎样发明的等等,但是次日到北医参观后,看到程之范教授正在组织翻译百万字世界医史名著《卡氏医学史》。贝斯非常惊讶,他没有想到中国学者的医学史知识已经达到如此水平,所以贝斯临时改变了他的演讲题目,改为介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图书馆与医学史藏书。后来贝斯还将他访问北医医史教研室的情况撰文在美国《医史通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发表,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2006 年 9 月 6 日程之范访谈——接待贝斯访问北医医史教研室)。



图 4 1981 年参加东西方比较国际医学史研讨会
(前排左 4 为程之范,左 5 为日本医史学会会长小川鼎三)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不久,1981 年程之范教授应邀到日本参加“东西方比较国际医学史研讨会”(图 4)。类似这样的国际会议在今天看来已不稀奇,但在当时却是很难得的机会。程之范教授认真进行了准备,从历史的角度作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的长篇大会报告^[12],与会学者反响强烈。程之范教授还把中国的医学史研究情况向各国学者做了介绍,也让世界了解北医的医史教研室。

7. 热心地服务社会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众对人文历史知识也越来越需要了解,《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收到公众的好评。程之范教授感受到医学史不仅要向医学生教授医学的历史,也有责任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医学的发展历程,所以他通过《健康报》、《健康时报》、《中国卫生画报》等报刊积极宣传医学史知识,同时也鼓励教研室的教师多通过媒体渠道,向公众宣传医学史。2000 年是世纪之交的新千年的开始,北医医史教研室的老师们抓住契机,多出成果。甄橙在《北京青年报》、《健康报》、《中国人口报》、《中国妇女报》等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介绍医学史上人类取得的重大成就,《健康大视野》杂志还特别刊登她撰写的主题策划文章《人类健康走过 2000 年》^[13],使人们了解到更多的医学史知识。

2003 年 SARS 的突然降临,着实让中国人领教了传染病的威胁。在爆发初期,当医学专家尚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时候,北医医史教研室承担了向公众介绍人类征服传染病历史的任务,老师们积极参加相关书籍的编撰工作,程之范教授受聘医学顾问,带领年轻教师,与中国科技馆合作,完成了大型科普展览“征服瘟疫之路”的文稿创作,2003 年 5 月该展览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顺利展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方伟岗教授(时任科研处处长)出席了开幕式,展览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好评。在社会突发事件的危机时刻显示了医学史的价值,并彰显出北医医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教研室的张大庆、甄橙参加了中央电视台 10

集电视节目《抗疫史话》的录制,在全国 36 家省市电视台播出,并由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向全球播出,在 SARS 流行的非常时期,发挥了非常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张大庆还接受了香港凤凰卫视的采访,帮助人们为战胜 SARS 树立信心。

中西医学论争是中国近百年医学史上不可回避的话题,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关于中西医学问题,程之范教授很有自己的观点。2006 年他接受香港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的记者采访,参与录制“百年中医”节目,力主西医不是绝对的科学医学,中医需要继承发扬的观点。他为北医医史教研室确立了中西医学史比较研究的发展方向,并为他培养的 2 名博士生都选择了中西医学比较史方向的论文选题,足见程之范教授对中西医问题的关注程度。

2002 年,年近 81 岁高龄的程之范教授离开他心爱的北医医史教研室光荣退休,他的教学理念、科研方向、领导思路,却深深地留在医史教研室。今天,北医医史教研室继续在医学史的领域中不断耕耘,相信北医医史教研室不仅在中国,也将会继续向世界高水平的医学史研究看齐,为中国的医学史学发展贡献力量。

参 考 文 献

- [1] 北京医学院编写组. 中医临证基础.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5.
- [2] 程之范. 我是怎样讲授医学史课程的. 北京高校教材研究, 1990(1):15.
- [3] 程之范. 张大庆. 医学史与医学院校的素质教育. 医学教育, 1999(4):6-9.
- [4] 程之范,张大庆. 加强医学史教育、宣传辩证唯物主义. 中华医史杂志. 1999,29(4):195-196.
- [5] 程之范. 21 世纪应该关注中西医学史的比较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 2001,31(2):67-68.
- [6] 程之范,宋之琪. 简明医学史.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
- [7] 程之范,中外医学史.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7.
- [8] 程之范. 医生为什么要有医学史知识. 中华医史杂志, 1999, 29(1):56-58.
- [9] 程之范. 医学史课程在我国医学教育中的任务和有关问题. 光明日报, 1955-03-17(2).
- [10] 程之范. 回忆李约瑟博士. 中华医史杂志, 1995, 25(3):163-

164.

[11] Cheng Zhifan. Evolu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1984, 97(6):435-442.

(收稿日期:2011-10-10)

[12] 甄橙. 人类健康走过 2000 年. 健康大视野, 2000, (6):4-9.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

· 人物 ·

传道与授业

武海波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唯先生传之。

在北医,对我影响最大的恩师,一为程之范先生,一为黄大有先生。二位老师的共通之处,在于授业的同时,一定要传道。不惟业务精纯,而且气势如虹。而先生,非但为良师,更为良史。

道之不传,久矣。

不惟医道,更为师道与人道。此三者,先生传之,学生受用终生,非谀辞也。

我是 1989 入学,时值“六·四”,诚多事之秋。人多困惑,不安学业。

我用勤工俭学的钱,购齐《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读史方輿纪要》,乃至各种军事历史地图,一半学医,一半学史,旁及《周易》,颇通通甲,准备与世偃仰,随波逐流。天下安则求为良医,天下不安,则投笔弃医,逍遥于市井,笑傲于江湖。

见到先生,是 1992 年。在北医三院临床实习,刚刚开始讲内科,那时先生 70 岁。

我们是在北医三院北门旁边一个二楼教室上课。教室四面都透风。那时我刚刚在楼顶练完倒立,喘息之际,先生穿一件米色的风衣来上课。先生清瘦,卓然不俗,言论高妙,隐隐有仙风道骨。听先生之言,慨然有吞吐天地之志;观先生之色,悯然有慈悲济世之怀。知先生固非常人也。

及至先生讲课,则引经据典,从宗教讲到医学,从理论讲到外科,其学贯于中西,其气冲于斗牛。时隔 20 年,犹记得先生讲贞纳以乡村医生之简陋,所做贡献之重大;讲到塞尔维特,突破宗教之禁锢,为科学献身赴死;讲到列文虎克,以一个看门者,磨制出鬼斧神工的显微镜,当选英国皇家学会名誉会员和法国院士院外籍院士。医学发现之难,前进之勇,出于先生之口,栩栩如生。由是惶恐惭愧,将心收

回,重入医学之门。学习则倍加精勤,常想自己也能青史留名。

先生的课进行了半年,此后亦多次在学校相见,来去匆匆,未及执弟子礼。

1994 年开始在三院做医生,常常夜以继日的工作。最长达七八十个小时。曾经在三院急诊一晚上看了 150 个病人,现在似乎还是那里的纪录。两个月的急诊,我自己瘦了 20 斤。唯觉不能救更多的人,于是离开医院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但仍坚持从事医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在药品和医疗器械领域,参与管理了创新药物、器械开发和很多大型临床科研项目。足迹也遍及世界。时时记得先生的激励,希望有所突破,有所作为。

回忆 2003 年“非典”流行,协助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管理北京市的医疗垃圾,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皆先生之影响是也。

医者,不惟救死扶伤,所以救世匡时。不惟良相,便为良医,先生传之矣。经论天下之谓才,远举必至之谓志,兼容并包之谓量,救死扶伤,万死不辞,谓之事业。医史所以记之,所以传之。

行愿所以无怨,舍生而能无悔。先生之激励也。学生将终生行之。

感谢先生的教诲,祝先生健康,长寿!此苍生之福也!

赋诗一首以贺之:

何须年少万兜鍪,谈医论史著春秋。
汤头两句风云会,悬壶一气冲斗牛。
医道兴亡如在手,慈悲之念在心头。
九十华诞迎桃李,读书执教亦逍遥。

(收稿日期:2011-10-25)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